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1.02.023

论《韩诗外传》对孟子圣人观的承袭

——《韩诗外传》渊源新探*

李 华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法先王”和“法后王”,是儒家学说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圣人观,这一区别,往往成为划分儒家学说中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的关键性依据。然而,被人们认为是荀子后学的韩婴,却在其著作《韩诗外传》中,展现出了对孟子圣人观的大量承袭:无论是对“圣”这一概念的推崇;对古代圣人的称颂;还是对成圣标准的判定上,均与孟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对于《韩诗外传》的渊源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韩诗外传;孟子;圣人观

[中图分类号]I206.2 B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2-0124-06

产生于西汉初年的《韩诗外传》杂采先秦百家,其渊源所自向来难以确指,《四库提要》称“其书杂引古事古语”,^{[1]136}所言甚确。但是历来人们所论,多局限于其与《荀子》的关系,^①而忽略了《韩诗外传》对其它各家的采纳,尤其是对《韩诗外传》中所反映出的尊孟倾向,目前鲜有论及。《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不仅是汉代今文经三家诗之一韩诗学派的创始人物,同时也与汉代学术、思想发展关系密切。据《汉书》载,韩婴在文帝时为博士,传授《诗》、《易》;景帝时任常山太傅,辅佐骄王;武帝时与董仲舒辩于朝廷,而仲舒不能难。由此可见,韩婴学说的接受者包括了皇帝、皇子、朝中重臣和官学诸生等一系列与汉初学术关系密切的人物,韩婴的学术倾向很有可能通过他

们而影响到汉代学术走向。尽管韩婴的论著多已亡佚,目前仅存的《韩诗外传》似已无法反映出韩婴及韩诗学派学术思想的全貌,但由于《韩诗外传》为韩婴亲撰,我们可以通过对《韩诗外传》的把握,来管窥韩婴及韩诗学派对孟子的承传。这不仅对把握《孟子》在韩婴学术构成中的分量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理清汉代诗学渊源、重新考查孟子在汉代诗学承传过程中的地位,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儒家学说对于前代圣贤的观点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观点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法先王”思想,即认为前代圣贤为历代儒生的最高榜样,应当取法先王先圣;另一种观点则是以荀子

* [收稿日期]2010-11-27

[作者简介]李华(1982—),女,山东济宁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研究。

① 如严可均指出:“《外传》引《荀子》以说《诗》者四十余事,是韩婴亦荀子私淑弟子也”(见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三《荀子当从祀议》,《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十八年四禄堂本);汪中的《述学·补遗》也提到“其引《荀卿子》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外传》,《荀卿子》之别子也。”

为代表的“法后王”思想,即认为前贤无法制定出适应现实社会的规则,所以圣贤不足取法。这一差别,往往成为人们区别这两个学派的重要标准。虽然人们多把《韩诗外传》的渊源追溯于荀子,然而观察韩婴对圣人观的取舍,却会发现,韩婴摒弃了荀子的“法后王”的观点,而选择了孟子“法先王”的圣人观。例如《韩诗外传》在袭取《荀子》“非十二子”^{[2]89-105}的论断时,只取了对其中“十子”的批评,而删去了非议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2]96}的一段文字;同时,在《韩诗外传》卷五袭取《荀子·儒效篇》时,又略去荀子批评儒生“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2]116}的一段文字。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在对圣人观的选择上,韩婴更倾向于孟子。当然,韩婴对孟子圣人观的承袭并不仅限于以上行诸文字的部分,而是体现于多个方面:对“圣”的推崇备至;一个前后相继的圣人系统;以及提出“人人可以为尧舜”的观点,在这三个方面上,韩婴的观点均与孟子颇为类似。

一、尊崇“圣”字

孟子对儒家圣人观的发展多有贡献,虽然圣人观念古已有之,但是孟子却是将圣人观念系统化、并统一于儒家学说的第一人。“圣”不仅是子思、孟子的五行思想“仁、义、礼、智、圣”^①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被孟子赋予了“尊崇”的意味,洪迈的评价颇为中肯:“自孔子赞易、孟子论善信之前,未甚以圣为尊崇,虽诗、书、礼经所载亦然也。”^{[3]605-606}洪迈认为,从《尚书》开始,就有了对“圣”^{[4]16}字的多次运用,但是那时的“圣”字却并不包含对人物的评价意义。《诗经》、《左传》中的“圣”字也“混于诸字中,了无所异”,^{[3]605}只有到了孔子、孟子那里“圣”字才开始有了尊崇的意味。然而《论语》中提到“圣”字仅有8次,^[5]而《孟子》中提到“圣”字却达53次之多,可见孟子已经将“圣”这一概念广泛的应用于其思想。同时孟子对“圣”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

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6]973}(《孟子·尽心下》)由此可见,在孟子的判断标准中,“圣”被置于仅次于“神”的位置,然而事实上,《孟子》中从未出现过用“神”对人进行评价的状况,所以“圣”实际上是孟子对人的最高评价标准。并且孟子对“圣人”推崇备至:“圣人,人伦之至也。”^{[6]490}(《孟子·离娄上》)“圣人,百世之师也”^{[6]976}(《孟子·尽心下》),并且认为圣人是与儒家最高理想天道相关联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6]990}(《孟子·尽心下》)通过上述论述可看出,孟子对“圣”与“圣人”的推崇程度。韩愈在《读荀》中称:“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尊圣人者孟氏而已。”^{[7]182-183}可谓深得孟子宗圣之旨。

与孟子极力推崇“圣”的态度相类似,韩婴也把“圣”作为一个最高的价值评价标准。韩婴明确把人分作四等,分别是民、士人、君子和圣人:

传曰: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性为己为道,是民德也,未及于士也。行法而志坚,不以私欲害其所闻,是劲士也,未及于君子也。行法而志坚,好修其所闻,以矫其情;言行多当,未安谕也;知虑多当,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也,下则能开道不若己者,是笃厚君子,未及圣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别白黑;应当世之变,若数三纲;行礼要节,若运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时;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圣人也。诗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8]84-85}(《韩诗外传》卷三)

根据韩婴的描述,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圣人是远远高于普通民众以及“士”与“君子”等人物之上的,他们不仅是道德和礼义的楷模,而且还具有能使得天下秩序井然的神秘化色彩。这一判断与孟子对“圣”的推崇备至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古圣人”谱系的建构

孟子不仅对圣人推崇备至,而且率先建构出

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在1975年发稿的精装本《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注释中指出:“《孟子·尽心下》:‘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由帛书可知此既思孟之‘五行’说”。庞朴先生在《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中明确指出,思孟五行说就是“仁、义、礼、智、圣”。

一个自上古时代开始的圣人系统: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6]1034}(《孟子·尽心下》)

这个圣人系统包括了孟子之前的“古圣人”:尧、舜、汤、文王、孔子。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为自己的“好辩”做辩解的时候,再一次提及这一系统中的三个重要人物,即孟子所希望继承其功绩的“三圣”：“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6]472}把孟子的圣人系统略加整理,可见其中主要包括了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等。这一圣贤系统的提出,代表了孟子对儒家道统传承谱系的理解,焦循曾因此评价说:“古之精通易理,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莫如孟子。”^{[6]7}并且认为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源于对这些圣人的承袭:“至于道性善、称尧舜,则于道德类情,变通神化,已洞然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6]9}这一圣人谱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唐代韩愈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统”观,而汉代学者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对孟

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6]309}思想的完整的继承。不过,在早于《史记》百余年的《韩诗外传》中,已经出现了与孟子的这一个圣人谱系非常相似的论述:

哀公问于子夏曰:“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

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

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

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伊尹,文王学乎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鬲叔,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8]195-196}(《韩诗外传》卷三)

在这段对话中,韩婴借子夏之口提出了圣人皆有师承的观点,其中提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仲尼十一位圣人。与孟子所列的谱系相比较,韩婴列出的从尧、舜到孔子的圣人序列几乎与孟子完全一致。

韩婴对孟子圣人思想的继承不仅体现在圣人谱系上的一致性上,在对“古圣人”之为“圣”的原因描述上,韩婴的叙述也与孟子非常相似。除了上述“古圣人”之外,在《孟子》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圣人还包括伯夷、柳下惠、伊尹等。在对他们的评价上,韩婴也几乎完全照搬了孟子的观点:

《孟子》与《韩诗外传》对古圣人的评价对照表

《孟子·万章下》^{[6]669-674}

《韩诗外传》卷三^{[8]122}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伯夷叔齐,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与乡人居,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故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

至柳下惠则不然,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由其道;阨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与乡人居,愉愉然不去也,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彼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鄙夫宽,薄夫厚。

《孟子·万章下》^{[6]669-674}《韩诗外传》卷三^{[8]122}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至于孔子去鲁,迟迟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国之道也。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伯夷、圣人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人之和者也,孔子、圣人之中者也。诗曰:“不竞不綵,不刚不柔。”中庸和通之谓也。

通过这个表格,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韩婴在对伯夷、柳下惠和孔子的描述上,大量参考了孟子的叙述,甚至完全承袭了孟子对三者的评价,仅在个别字句上有所出入。尤其在对伯夷、柳下惠的评价上,韩婴与孟子完全一致,称“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韩婴与孟子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对孔子的评价上,孟子极力推崇孔子,认为孔子是“时”圣,因其“时行则行,时止则止,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6]672}方才成为圣贤中的“集大成”者;而韩婴在此对孔子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推崇,认为孔子是“中”圣,强调孔子之“圣”在于他“中庸和通”的处世态度。这一不同表现出韩婴对孟子圣人观的批判性接受。

不过,虽然在此段论述中韩婴没有展现出对孔子之圣的特别关照,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婴对孔子之“圣”毫不推崇,恰恰相反,韩婴也同孟子一样对孔子推崇备至,认为其是圣人之中的集大成者:

齐景公问子贡曰:“先生何师?”对曰:“鲁仲尼。”曰:“仲尼贤乎?”曰:“圣人也,岂直贤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圣何如?”子贡曰:“不知也。”景公愕然作色曰:“始言圣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贡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及耳!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

附泰山,其无益亦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无损亦明矣。”景公曰:“善岂其然!善岂其然!”诗曰:“绵绵翼翼,不测不克。”^{[8]286}(《韩诗外传》卷八)

孔子出卫之东门,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车避,有人将来,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车避,有圣人将来。”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视之五十步,从而望之五十步。顾子贡曰:“是何为者也?”子贡曰:“赐之师也,所谓鲁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鲁孔丘欤!吾固闻之。”子贡曰:“赐之师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从前视之,盎盎乎似有王者;从后视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圣者也。”子贡吁然。^{[8]323}(《韩诗外传》卷九)

在齐景公与子贡的对话中,子贡明确提到孔子不仅是贤人,而且还是“圣人”,并且描述孔子之“圣”,如天之高、地之厚、江海之深。景公认为子贡对孔子的赞美过于夸张,但子贡却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完全的描述出孔子之“圣”来。在卷九的记载中,姑布子卿不仅称孔子是“圣人”,而且称孔子:“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8]323}从面容的描摹上比附孔子之德行兼具与尧、舜、禹、皋陶,四圣之美。这一评价与孟子以“集大成”极言孔子之“圣”的判断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当然,以上的相合之处均是行诸文字的,在对

圣人观的深层把握上,韩婴也与孟子存在着一致之处:虽然圣人是儒家的评价人物的最高标准,但是韩婴也并没有把圣人神圣化到难以企及的地步,而是通过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普通人经过后天的学习也能达到圣人的标准,这与孟子“人人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也非常相似。

首先,在圣人产生的外在条件上,韩婴所持的观点与孟子一致,也认为圣人的产生不受时间和地域的影响: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6]537}(《孟子·离娄》)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然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孔子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8]114}(《韩诗外传》卷三)

比较上面两则论述,其差别仅在于《外传》去掉了“孟子曰”,并把“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的论断归于孔子,尽管《外传》这种让孔子替孟子代言的做法是否出于有意,现在已难以确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外传》对于“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的认同与孟子一致。这一观点,强调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们并不受外部条件的影响,而是服膺于其自身的道德诉求,这一思想倾向恰恰是孟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观点的理论基础。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6]810}(《孟子·告子下》)

孟子在与曹交的对话中称“人皆可以为尧舜”。尽管孟子对“圣人”推崇备至,但是这一论

述却表明,他对圣人采取了一种平视的态度,这种人人皆可以为圣人的观点不仅消解了圣人的神秘性,而且指出了达到圣人之道的具体途径,即对圣人的模仿和学习:“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由此可见,孟子对圣人的极力推崇,并非是为了树立让后人膜拜的偶像;恰恰相反,是为了以圣人的言行为榜样,来规范士人的言行举止。这才是孟子极力推崇圣人的根源所在。

与孟子的观点相似,韩婴也强调了圣人之“圣”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达到的。在《韩诗外传》卷三子夏答哀公问中,韩婴提出了五帝“皆有师”的观点,认为前文所提及的“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也”^{[8]195}。也就是说,即便是圣贤,也要通过老师对他们进行教授和引导,他们并非生而具有功业“著乎天下”^{[8]195}、名号“传乎后世者”^{[8]195}的能力。另外,《韩诗外传》还通过“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8]175-176}的记载,强调了在达成圣道的过程中,“学”的重要性。但是,与孟子略有不同的是,韩婴认为,圣人虽然需要通过“学”而成“圣”,但是士人通过“学”却只能到达君子的境界,而无法成为圣人。在韩婴的叙述中,多能看到士人通过“学”变成君子的论述,却不见君子通过“学”而到达圣人的记载:例如“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8]295}、“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8]296}。可见,在韩婴的眼里,圣人之道虽然是要通过学习达成的;但却并非人人均能达成圣道。韩婴不仅把圣人树立为榜样,同时,也进一步的把圣人推向了常人不可企及的高度。

四、结论

以上所论是韩婴对孟子的思想承袭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韩婴对孟子继承并不仅限于此,韩婴对孟子的《诗》学观、士人观、王道观等诸多问题也多有采纳,然而圣人观问题,是判定孟、荀渊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推崇圣贤又是孟子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本文仅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以窥其全貌。

前贤时修多认为,孟子其人其书引起广泛关注是在宋代《孟子》列入十三经以后,因而人们对

汉代《孟子》的影响,普遍缺乏关注。韩婴所著的《韩诗外传》却为我们打破了这一学术上的偏见。《韩诗外传》是目前所见的今文经学三家诗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诗学著作,其中保存了汉代今文经三家诗对于孟子的看法,从《韩诗外传》对孟子圣人观的承袭上我们能够看出,韩婴对孟子思想的重视。以韩婴为代表的汉代儒生非但没有漠视《孟子》的思想,而是将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融入于自己思想的核心层面。由此可见,关于《韩诗外传》的渊源问题值得我们重新探讨;孟子在汉代的学术地位问题,也有待我们的重新界定。

[参考文献]

[1]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3]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 容斋随笔·解释经旨[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4] 孙星衍撰,陈抗,盛冬玲点校. 尚书今古文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 杨伯峻译注.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6] 焦循. 孟子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7]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8] 韩婴撰,许维通集释. 韩诗外传集释[M]. 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The Tale of Han Ying's Collection of Poetry Has Inherited the Viewpoint of Sage from Mencius

—New Exploration on the Origin of the Tale of Han Ying's Collection of Poetry

LI Hua

(School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dong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ideas on obtaining the law from previous sages or making law after previous sages are two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sages of Confucianism, which is the key basis for distinguishing the school of Mencius from the school of Xunzi in Confucianism. Han Ying, who was regarded as a successor of Xunzi School, however, inherited a lot from sage viewpoints of Mencius in his Tale of Han Ying's Collection of Poetry. The Tale of Han Ying's Collection of Poetry expresses the viewpoints as the same as Mencius on esteeming the sages, extolling the sages or the judgment about the sages. This discovery prompts us that the origin of the Tale of Han Ying's Collection of Poetry is worth being rethought.

Key words: Tale of Han Ying's Collection of Poetry; Mencius; sage viewpoint